



禅解红楼梦

陈嘉许 / 著

①

痴人谁解红楼梦，
人世修行大禅书。

逐回解读《红楼梦》中的禅机妙设
带你重走「曹雪芹」修行悟道之路

南怀瑾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你真懂的话，

那是一部禅学，一部佛法。

寒山的诗我熟得很，同《红楼梦》一样熟。我提寒山就想到《红楼梦》，为什么？话头。我向同学笑笑，不想说了。这种人如同五千比丘退席一类，我懒得跟这种笨人谈。……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，便说：「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」以及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」的警句，这岂不是《楞严经》上，「纯想即飞，纯情即堕」，以及「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」的最好说明吗？

有人读《红楼梦》，

是把它看成一部帮助悟道的好书……

——有人读《红楼梦》，便会误入风月宝鉴，红粉迷人的那一面——其中得失是非，好坏美丑的问题，都只在当事人的一面。

禪

／

解

／

紅樓夢

○ ● ○

陈嘉许 / 著

○ ● (下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玖

两种「情」

从第43回到第47回，反思了男女恩爱之情；从第47回到第51回，描述了另一种情，人和人之间的真情。第43回「闲取乐偶攒金庆寿，不了情暂撮土为香」，大家庆祝凤姐的生日，宝玉则独自去焚香怀念死去的金钏。由贾母牵头，贾府上上下下一起凑钱，为凤姐庆祝生日，比喻佛经里经常说的：「我」是因缘假合。既然如此，「我」在哪里呢，众多因缘里的哪一个才是「我」呢？推测去推测来，「我」是假的。



从第43回到第47回，反思了男女恩爱之情；从第47回到第51回，描述了另一种情，人和人之间的真情。

（一）庆生，念死

第43回“闲取乐偶攒金庆寿，不了情暂撮土为香”，大家庆祝凤姐的生日，宝玉则独自去焚香怀念死去的金钏。

贾母笑道：“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个分子，多少尽着这钱去办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很好，但不知怎么个凑法儿？”……没顿饭的工夫，老的少的，上的下的，乌压压挤了一屋子。……贾府风俗，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，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呢，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，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，都坐在小杌子上。

由贾母牵头，贾府上上下下一起凑钱，为凤姐庆祝生日，比喻佛经里经常说的：“我”是因缘假合。既然如此，“我”在哪里呢，众多因缘里的哪一个才是“我”呢？推测去推测来，“我”是假的。

在投胎的时候，要父精、母血、我识三种因缘聚在一起，才能成胎。现代克隆技术虽然不需要精血，但也仍然是因缘和合。

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更是各种因缘的和合。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、学的，没有一样不是社会各种因缘所成就的，所以人的成长，都是“赖大”的。

死了也不外乎因缘作用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贾母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交给珍哥媳妇了。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儿，受用一日才算。”尤氏答应着。

生，跟色欲是密切相关的。所以安排“尤氏”来操办。就像《圆觉经》说的，“一切众生从无始际，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。若诸世界一切种性——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当知轮回，爱为根本。”

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，从角门出来，……宝玉道：“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？”焙茗道：“这是出北门的大道。出去了，冷清清，没有什么玩的。”宝玉听说，点头道：“正要冷清清的地方。”

“遍体纯素”，素心，同时白色属金。金生水，北方属肾水方位，“冷清清”就是安静、淡泊。从北门出去，冷冷清的，就是肾水安静，不随着淫欲瞎凑热闹。

宝玉想道：“别的香不好，须得檀、芸、降三样。”焙茗笑道：“这三样可难得。”宝玉为难。……一句提醒了宝玉，便回手，衣襟上挂着一个荷包，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速，心内喜欢，只是不恭些；再想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好些。于是又问炉炭，焙茗道：“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，哪里有？……”

“檀、芸、降”都是烟雾缭绕的，其气升沉不定。修丹的常说，外求大药，岂知大药本来随身啊！于是，宝玉从自己身上摸出来两星“沉速”。这玩意儿不光“沉”，而且沉的快，OK，就它了！这也多亏了“焙茗”改了名字，假如还是先前的“茗烟”，遇事火急火燎的，哪能知道随身带着宝贝。

既是清心火，那就用不着“炉炭”了。

“沉”的意思，也暗合金钏沉井的事。从字面上，宝玉今儿之所以出来，就是要祭拜金钏的，也就是回目说的“不了情”。纪念金钏投井，就是修行人回想，当时我为什么要戒绝轻薄习气？

宝玉道：“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，混供神，混盖庙。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，听见有个神，就盖起庙来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听些野史小说，便信真了。比如这水仙庵里面，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。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。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。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

“水仙庵”，就是水神正位。水神正位是什么呢？就是肾水安静呗。根据中医原理，人的神本来就一个，跟五脏六腑分别相互作用，就显得好像五脏六腑都有神了，丹道经典《黄庭经》就跟这个原理有关。比如忧愁的人，他的脾胃容易出问题，反过来说，脾胃出了问题，也容易导致莫名其妙的忧愁；发怒的人，他的肝容易出问题，反过来说，肝出了问题，也容易导致莫名其妙的发怒；欲望重的人（不一定是男女欲望），他的肾容易亏虚，反过来说，肾虚的人，他的欲望也会很重。

乱扯鬼神，胡乱祭祀，这是愚夫愚妇的行为。岂不知，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，一切都是妙用的，砒霜还能治病呢，有人甚至说垃圾堆能防核辐射呢，就看你会用不会用。所以宝玉说，“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”。这是心量进一步放大了。

宝玉点头，一齐来至井台上，将炉放下。焙茗站过一旁。宝玉掏出香来焚上，含泪施了半礼，回身命收了去。焙茗答应，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口内祝道：……宝玉听他没说完，便掌不住笑了，因踢他道：“别胡说，看人听见笑话！”

金钏投井这个死法的喻意，前面分析过了，今天再次纪念，就是对自己的再次提醒。

“含泪”祭拜，到底是悲伤的眼泪呢，还是喜悦的眼泪呢？读者自己判断。

宝玉只回说：“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，今日给他道恼去。我见

他哭的那样，不好撇下他就回来，所以多等了会子。”贾母道：“以后再私自出门，不先告诉我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！”

这个字面上的借口，其实正是喻意上的实情。“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”，北方肾水更安静了。

同样断淫，有佛门的断淫，有外道的断淫，道道多着哪！佛门是为了觉悟，好多外道是为了长生，差别很大。所以贾母警告说，以后不再走“佛”这道程序，乱玩什么法的，叫你老子揍你。

当日演的是《荆钗记》，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骂的。

《荆钗记》，说的是南宋时期的士子王十朋，与钱玉莲青梅竹马，两人以木头荆钗为聘礼，山盟海誓结为夫妇。后来王十朋考中状元，丞相想招他为婿，他不干，丞相就把他的家书偷偷改成休妻书，钱玉莲一看，万念俱灰，就投江自尽，王十朋听说了之后发誓终生不娶。其实他老婆被人救起来了。然后又是一系列的曲折，最后两人再以荆钗为凭，终于破镜重圆。

恩爱都是一场戏啊！围绕着“生”，一切的作为，都不过是戏而已。所以大家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骂的，总之，都在看戏。

已经结了婚，或者打算结婚的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婚姻模式千差万别，怎么摸索出自己的模式，这大概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。按照《大学》的原理，包括夫妻在内，亲人之间的良好关系，关键是在“修身”。

（二）为什么会吃醋

第44回的回目，叫“变生不测凤姐泼醋，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”。曹雪芹说，解决的办法，不是指责别人，而是平静下来，照照镜子，反省自己。

话说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，同众人看演《荆钗记》，黛玉因看到《男祭》这出上，便和宝钗说道：“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：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，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？俗语说：‘睹物思人’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，看着哭去，也就尽情了。”宝钗不答。宝玉听了却又发起呆来。

字面上，这是讽刺宝玉大老远的祭拜金钏，喻意上，这是在说不必太执著。

凤姐儿也难推脱，只得喝了两口。鸳鸯等也都来敬。凤姐儿真不能了，忙央告道：“……凤姐儿自觉酒沉了，心里突突的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。”

酒喝多了，比喻浓情醉人。醉了，就不清醒了。《诗经》有一首诗《氓》，描述了一位女子的心声，她被某位男子的求婚打动了，嫁了过去，谁知道是个火坑，于是感叹说：“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”，女孩子们哪，千万别沉醉于爱情，男的醉了还可以解脱出来，女的醉了就真的陷进去了。

凤姐听了，气的浑身乱战。又听他们都赞平儿，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言了。那酒越发涌上来了，也并不忖度，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子，一脚踢开了门进去，也不容分说，抓着鲍二家的就撕打。……又把平儿打了几下。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，只气得干哭，骂道：“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！”说着，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。

遇到吃醋的事，“把平儿先打了两下子”，自家的气平不下来了，就失控了，甚至连“平儿”都参与打人了，这就严重了。

“鲍二家的”，“鲍二媳妇”，就是“抱二家的”，“抱二媳妇”。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。

为什么吃醋呢？曹公说，起因还是我自己想“抱二媳妇”，心虚。他分析的是他自己的情况，至于天底下吃醋的是不是都因为这个，就闹不清楚了。

他这么自我剖析，也是很有道理的。想偷人家东西的人，总是担心自己被偷，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都觉得贼来了。老子说，“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”，不加锁，反而很安全。大概是他从来没想着偷人家的东西，所以才这么放心。当然

也可以抬杠说，老子怕是家徒四壁才这么放心吧，那就不清楚了，死无对证。

宝玉便让了平儿到怡红院中来。袭人忙接着，笑道：“我先原要让你的，只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，我就不好让的了。”平儿也陪笑说：“多谢。”……宝玉忙劝道：……一面说，一面吩咐了小丫头子们舀洗脸水，烧熨斗来。

宝玉比喻“意”，袭人比喻善自用心的“情识”，平儿比喻遇事平心静气。这三个人凑在一起，这场吃醋风波可以平静结束了。宝玉又给平儿提供了上好的胭脂，帮她理好妆，比喻进一步开解自己。熨斗一来，什么伤痕都抚平了。

贾母又道：“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？你还不足？成日家偷鸡摸狗，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！为这起娼妇打老婆，又打屋里的人，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，活打了嘴了！你若眼睛里有我，你起来，我饶了你！乖乖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儿，拉了他家去，我就喜欢了。要不然，你只管出去，我也不敢受你的头！”

向三宝忏悔，对自己的妻妾知足。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话：“鲍二媳妇吊死了。”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。凤姐忙收了怯色，反喝道：“死了罢了！有什么大

惊小怪的！”

死了“抱二媳妇”的心罢。修养又上了一层，所以是吊死。这是在讲喻意，不必当成真的悲剧看，所以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”。

贾琏一径出来，和林之孝来商议，着人去做好做歹，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。

动了那种念，就是造业，就是欠世间的债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承受因果也就是了。

（三）人伦与超越

第45回，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，风雨夕闷制风雨词”，前半回讲回到人伦上，后半回反思对于人伦的超越。佛教不反对一切世间人伦，也劝人修善，但是佛教的着眼点始终是“超越”，手里做的事，心里不沾上。

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，忽见众姐妹进来，忙让了坐，平儿斟上

茶来。凤姐儿笑道：“今儿来的这些人，倒像下帖子请了来的。”探春先笑道：“我们有两件事：一件是我的；一件是四妹妹的，还夹着老太太的话。”

进一步平心静气，还是回到人伦上，别在男女方面七想八想的。对上对下，怎么尽自己的人伦义务呢？

凤姐儿笑道：“你们别哄我，我早猜着了。那里是请我做监察御史？分明叫了我去做个进钱的铜商罢咧。你们弄什么社，必是要轮流着做东道儿。你们的钱不够花，想出这个法子来，勾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钱。可是这个主意不是？”说的众人都笑道：“你猜着了。”李纨笑道：“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！”

人伦义务，先是“钱”的问题。可见曹公也是很现实的，不是一个劲玩玄的。舍不得给亲人钱？不舍得钱，光是给老爸老妈一天一个电话，表示老爸老妈我爱你们，有什么用？

就像这个身体因缘假合一样，咱们的钱也是因缘法，财来财去，不过是暂时有一笔公共财产寄放在咱账户上了，别全部私吞了。账户上的钱，至少是这么几方公共的：我的，父母的，老婆孩子的，师尊的，下属的，社会的。明白这个，就是聪明人，就是“水晶心肝玻璃人”，就可以向成功人士迈进了。据说成功的关键，就是你心里装着多少人。全靠炒作的话，也有助于成功，只是后劲不足，因为来得快的，去得一般也快。

《大学》上说,“财聚则人散,财散则人聚”,舍不得钱,这是处理各方关系的关键。

舍不得钱,是个态度问题;有多少钱,这是现实条件问题。现实条件只是其次,态度才是最重要的。

李纨笑道:“你们听听。我说了一句,他就说了两车无赖的话。真真泥腿光棍,专会打细算盘,分金掰两的!你这个东西,亏了还托生在诗书仕宦人家做小姐,又是这么出了嫁,还是这么着;要生在贫寒小门小户人家,做了小子丫头,还不知怎么下作呢!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!……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舍不得钱,人之常情。修行人得回到“素心”上来,不再算计了,也不再犹豫了,所以李纨把凤姐批了一顿。回到素心,想一想,我本来就是要淡泊的,还把钱看那么重干吗呢?吃不过三餐,睡不过一榻,何况我是个追求精神高贵的人(“诗书仕宦人家”),不想再停留在凡夫层次。想到这里,也就释然了(“都笑了”)。

说着,才要回去,只见一个小丫头扶着赖嬷嬷进来。凤姐等忙站起来笑道:“大娘坐下。”又都向他道喜。赖嬷嬷向炕沿上坐了,笑道:“我也喜,主子们也喜。要不是主子们的恩典,我这喜打那里来呢?昨儿奶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,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。”

感恩，是人伦的内在要求。我活到今天，能有点出息，还不都是有赖众多因缘的成就？该磕头的磕头，该道谢的道谢。所以“赖嬷嬷”“赖大家的”上演了一出回馈大行动。

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。赖嬷嬷忙道：“什么事？说给我评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前儿我的生日，里头还没喝酒，他小子先醉了。……这样无法无天的忘八羔子，还不撵了做什么？”赖嬷嬷道：“我当什么事情，原来为这个。……”凤姐儿听了，便向赖大家的说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明儿叫了他来，打他四十棍，以后不许他喝酒。”

“周瑞”，表达了修行人慈悲一切、融洽各方面关系的善愿。做领导的，做父母的，对下面的人容易苛刻，只是自己经常不知道，还以为已经很大度了。孔子说，君子用人，量才而用，不会给下面的人分派超出能力的任务（“及其使人也，器之”），小人用人，只考虑自己的喜好，对下面做的事横挑鼻子竖挑眼（“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”）。

黛玉叹道：“你素日待人，固然是极好的，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，只当你有心藏奸。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，又劝我那些好话，竟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误到如今……”

这就是回目里说的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。黛玉跟宝钗之间前嫌尽释，比喻兄弟姐妹之间义结金兰。孔子说，“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”，朋友之间可

以讲是非，相互指责毛病共同进步，兄弟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。

知宝钗不能来了，便在灯下，随便拿了一本书，却是《乐府杂稿》，有《秋闺怨》《别离怨》等词。黛玉不觉心有所感，不禁发于章句，遂成《代别离》一首，拟《春江花月夜》之格，乃名其词为《秋窗风雨夕》。

亲情热闹之余，反思超越人伦的问题，于是黛玉写了别离、感慨的诗。有聚就有散，亲情一场，也就是这辈子的缘分，下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聚在一起，就算聚在一起又不知道是个什么关系，想到这里，悲从中来，一曲新的、感动无数人的大作就这样诞生了。

吟罢搁笔，方要安寝，丫鬟报说：“宝二爷来了。”一语未尽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，身上披着蓑衣。黛玉不觉笑道：“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？”……黛玉笑道：“我不要他。戴上那个，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那渔婆儿了。”及说了出来，方想起来这话恰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，后悔不迭，羞的脸飞红，伏在桌上，嗽个不住。

亲情只是一世的缘分，修行、佛法却是我生生世世的宿命。生生世世与佛法为伴，这就是“渔翁”与“渔婆”配对的喻意。

作为禅书，作者的见地是很彻底的，不留尾巴给明眼人嘲笑。说什